

悦读经济学



与全世界做生意Ⅱ

你买的是什么

[爱] 柯纳·伍德曼 (Conor Woodman) 著
阎佳 译

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
带你探寻商品背后的故事

Unfair Trade

How Big Business Exploits the World's Poor and Why It Doesn't Have To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与全世界做生意Ⅱ 你买的是什么

How Big Business Exploits the World's
Poor and Why It Doesn't Have To

【爱】柯纳·伍德曼 (Conor Woodman) 著
阎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全世界做生意Ⅱ：你买的是什么 / (爱尔兰)伍德曼 (Woodman, C.) 著；闫佳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9

(悦读经济学)

书名原文：Unfair Trade: How Big Business Exploits the World's Poor and Why It Doesn't Have To

ISBN 978-7-111-43919-6

I. 与… II. ①伍… ②闫… III. 商业经营—通俗读物 IV. F71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9102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3-5529

Conor Woodman. Unfair Trade: How Big Business Exploits the World's Poor and Why It Doesn't Have To.

Copyright © 2011 by Conor Woodm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Random House Group 通过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蒋桂霞 版式设计：刘永青

藁城市京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3.25 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3919-6

定 价：35.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68995261 88361066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咱们的购物篮

二 开场白

这是一本关于穷人的书，具体来说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苦大众的书。这些人干着你多半不乐意做的工作，拿着你恐怕无法赖以维生的工资。这些农民、矿工、渔民和工厂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说不定正好落入了你的购物篮。这些产品能进入你的购物篮，多亏了那些大企业：大型连锁餐厅、大型电子公司、大型制药厂、大型汽车企业……凡此种种，数之不尽。这本书写的是穷苦人家如何受到大公司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你和我的影响——毕竟，我们要谈的，是咱们的购物篮嘛。

像我一样，你大概琢磨过，为什么我们最钟爱的品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可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却依然过得那么艰辛。为什么大企业——我们从它们那里购买食物、小家电、

衣服和所有其他东西——不能多做些贡献，好让那些为自己耕作、捕鱼、组装或开采的人能在安全的条件下劳动，赚取足够的工资，无须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呢？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你说不定属于那些开始对所购商品更加挑剔的百万消费者之一。过去 10 年，商业大街上的“道德意识”突飞猛进。道德意识和环保产品的销量年复一年地成倍增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自己购买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是从什么人的手里采购的？或者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地位：能够通过自己选购的咖啡、巧克力、香蕉、电话以及其他许多商品品牌，来表达我们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可以靠着包装上标志或信息的有效提示，做出正当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品贴上了道德认证组织的标签，如公平贸易基金会（Fairtrade Foundation）、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 UTZ 认证（UTZ CERTIFIED）。故此，这种标志和信息，就成了非常强大的营销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笔大买卖。按消费合作社（Co-op）公布的《道德消费者》（*Co-op's Ethical Consumer*）报告所称，2009 年，我们的购物篮总计放进了价值 360 亿英镑的道德意识产品，2011 年，英国带有“公平贸易”标志的产品，总价值将高达 10 亿英镑。尽管近年来出现经济衰退，道德意识产品在英国的销量过去两年里却不降反升，增加了 20%。不过，会有这样的风险吗——道德意识企业标签蕴涵的营销优势成了驱使企业这么做的动力，但它们其实并不想做出积极的改变？

几年前，我坐在火车上，喝着咖啡，望着周遭村落飞逝退去。

偶然间，我瞟到咖啡杯上印着一幅非洲农夫的照片，还附有一段文字：“喝了这杯咖啡，你便帮助改善了乌干达布萨曼加村民的生活。”紧接着这条信息的是道德认证组织“公平贸易基金会”的标志，还有它们的口号：“保证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

想要帮助非洲农村贫苦农民的好心消费者，寻找的大概就是我说的那种标签吧。我应该为它感到宽慰，觉得自己做了符合道德良知的购物选择。但我慢慢地生出一缕疑惑，挥之不去。它让我坐立不安，备觉尴尬。我真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吗？他们真的得到了更公平的交易吗？靠购买特定类型的咖啡，真的有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吗？我又想了想那标志，觉得改成“努力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恐怕会更准确。它还提醒我，若是你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贡献，自我感觉会更加良好。但下一秒，我又扪心自问：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正是这套营销计划的原本目的呢？

打开电视机，浏览互联网，你很难不直接接触到世界各地贫困国家穷苦民众惨淡的生活现实。媒体在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之间建立起了有力的联系。但不管媒体怎样铺天盖地地报道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我们却极少听说普通人在农田、矿场或渔船上劳作的日常故事。除了实地考察，我们该怎样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那些在非洲为我们耕种的农夫的生活呢？

这趟火车之行的6个月之后，我来到喀麦隆，为一本畅销旅游杂志写文章。一连好几天，我都缩在林贝镇附近海滩边上一家舒适的旅店里。午餐时间，酒店餐厅一般会为客人提供面饼，你可以选择鸡肉馅儿或鱼肉馅儿。由于靠近海边，我大多选择鱼肉，因为我觉得至少盘子里的食物足够新鲜。

每天早晨，我都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一个名叫帕特里斯的本地人撑着独木舟在岸边捕鱼。帕特里斯大多是在离黑沙滩一两英里^①的浅水水域作业。清晨的天光切割出他黑色的剪影，我满心指望他能捕到一两条美味的鲑鱼或鲷鱼，好让厨师做成午餐。有时候，在更远的深水水域，地平线上会现出一艘大型拖网渔船的身影，把帕特里斯的小船映衬得微不足道。

当林贝城里夜幕降临，镇中心的市场是个坐下来享受啤酒和美食的好地方。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正好碰到了帕特里斯跟家人吃饭。他一看到我，就坚持要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用餐；我立刻注意到，尽管他们吃的也是鱼肉和米饭，但盘子里的鱼骨头却跟我几个小时前吃的大鲷鱼截然不同。

帕特里斯解释说，我在岸边看见的拖网渔船是外国老板的。为换回外国在喀麦隆开展的各种基础项目投资，政府把深水水域的大宗捕捞作业权统统让给了外国渔业公司。如此一来，当地渔民现在就只能在靠近岸边的浅水捕鱼，所得几乎不足家人糊口，附近的居民就更别想吃上本地的鱼了。所以，帕特里斯要是能捕到少有的昂贵鲷鱼，便把它们卖给像我这样出得起价钱的外国游客，而本地人只好吃从沙漠对面摩洛哥进口的鱼干。

这情形当然让人震惊不已。稍有公平和理智感的人都会说这是错的。然而，全球贸易到处存在这种怪异现象。在西方商业街上购买一杯经过道德认证的品牌咖啡，价格和置身喀麦隆的游客吃一顿海鲜晚餐差不多，但两者都远远超过了出产地生产者的负担能力——我们怎么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保持心平气和呢？

① 1英里=1 609.344米。

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就在于喀麦隆之行带给我的震撼。我意识到，站在远处，找个道德立足点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亲自去现场考察事实真相——为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展开一连串的旅游。我想看看，亲眼见识了某些国家时有肮脏、经常残酷、偶尔短缺的现实生活之后，我最初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脚。

结果，我用一年时间，到了许多令人不舒服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我的足迹从拉丁美洲铺到远东地区，想看看那些把食物放进你盘子、把电子小设备放进你口袋的企业到底有多讲究商业道德。我还从中亚到中非，思考我们的部分消费选择给置身最绝望环境下工作的贫苦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又回到非洲，观察企业怎样采用新观念，以更负社会责任的态度管理供应链。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大企业对自己喊得震天响的道德宣言到底实践到何种程度。如果一家公司说自己做了这样那样的好事，我们该相信吗？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选择考察一条跨国食物链，顺着龙虾的供应链，一路回到捕捞龙虾的水域去。有几家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从拉丁美洲的供应商处批量购买龙虾。许多餐厅拍着胸脯担保说，自己的道德纪录无可挑剔，给环保项目提供了大笔资金云云。不过，一如我所探知，有时候现实情况并不像它们吹嘘的那么漂亮。

显然，一旦你对自己听说的事情开始失去信心，每件事都显得可疑起来。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好人”身上，也就是各类道德认证机构，如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构，我们才意识到国际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它们诚然用心良苦，但真的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吗？要是它们宣扬的信息成了大企业做生意的一个环节，情况会是怎样呢？麦当劳说，“我们支持雨林联盟”，这究竟是什么

么意思？而吉百利食品公司（Cadbury）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它们要“迈向公平贸易”，我们能满心欢喜地相信这完全是个好消息吗？

大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它真心想拯救世界上的穷苦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过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等组织秉持的宗旨。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每一笔交易都摆脱不了大企业的触角。所以，看过了一两条相对简单的供应链，我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寻找一些非常复杂的供应链，就是那种工业制成品，表面上由有着良好道德记录的知名品牌承销，实际上却是来自复杂的贸易关系网，中间的经手企业和国家远离西方消费者的视线，比如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以及其他数千种诱人产品。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现代制造体系有可能把整条供应链都外包到西方消费者完全看不到的各个角落。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只跟心爱的品牌存在商业关系，但当这些我们心爱的品牌跟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无名工厂构成另一段商业关系时，它们会活生生地把我们扯进不愉快的“三角恋”里。

这些日子，要思考这类商业关系，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这座世界经济发电厂。所以，我决心到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对消费品的无尽需求，对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无名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又上溯到了生产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拜访了老挝北部的丛林，该地区为中国提供生产原材料。现在，西方消费者高度依赖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条件如何？对生产国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在最后的探险中，我决定进一步揭开事情的内幕。谈及跟尼加拉瓜、老挝等国的贸易，双重标准和道德妥协一类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可不管这些国家有千般的不足，至少它们内部相对稳定。另有一

些国家，侵犯人权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等。探讨跟后一类国家的贸易情况，道德和公平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在真正去刚果之前，我以为，所有正派的国家都响应联合国的呼吁，暂停了与该国的贸易。我不太清楚这对刚果的国民有些什么好处，但考虑到当地的冲突在过去 10 年已经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我能明白国际社会秉持立场的逻辑所在。但到刚果的锡矿一看，你就明白联合国的一纸谴责声明是多么空洞无力。“锡石”（Cassiterite）不是个寻常可见的浅显字眼，但从锡矿石里提取的锡，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家庭和办公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如果我们并没跟刚果做过生意，锡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我的这趟旅程似乎把我变成了一个更睿智，也更愤世嫉俗的人了：我信奉商业道德，可面对现实之后得出了尴尬的结论，义正词严的道德宣言很难站得住脚——道德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之间只可能有一个赢家，而那显然不会是道德。但说来很是奇怪，我的阿富汗之行反倒让我这一路上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亲身参与国际贸易、从中赚钱，同时在道德上昂首挺胸——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事实上，在我到访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都碰到了了不起的人对我讲述了不起的成功故事。只不过，他们的故事，跟你经常听到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重新找回平衡。我无意透彻地考察大企业的运作情况，而是想尽量收集案例，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最穷苦工人的生活情况。它有可能颠覆了你眼下的认知，但也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只不过，这条路，不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声称要投奔的道路。

目
录

	□	开场白
Lobster	第1章	不惜一切 /1
Coffee	第2章	热心绿色 /25
Apple	第3章	公牛大闹瓷器店 /52
Rubber	第4章	橡皮图章 /74
Tin	第5章	居心叵测的矿井 /96
Poppy	第6章	罂粟花 /129
Tea	第7章	自己动手做 /149
Cotton	第8章	纺织业的领悟 /168
	□	一些想法 /191
	□	译者后记 /199



Lobster

第1章

不惜一切

尼加拉瓜：米斯基托海岸

“最好是当个水手。活得更加久些。”

我感觉有点不安。我坐在一艘 30 英尺[⊖]长的小艇里，小艇正迎风张着满帆前进，艇身上有个龙飞凤舞的巨大标志，提醒我尼加拉瓜海岸的这一段正是飓风肆虐的地方。2007 年，飓风“费利克斯”蹂躏此地，美国国际开发署送出了各种应急物资——食物、衣服、帐篷，还有标有“美国人民捐赠援助”字样的大号帆布。大部分的帆布最终变成了小艇的船帆，就跟我乘坐的这艘一样。但叫我不安的真正原因是，我答应要去深水潜水。

我们现在离“群礁”（keys）海岸大约有一英里。船上的一名潜水员抛下锚，我们其余的人则收了风帆，动手卸下 3 艘独木舟入水。这是一道操持得十分熟练的程序，不到 3 分钟，我们就坐在了一艘配有 6 个气罐的独木舟里。答应和我一起下潜的沃利，肌肉发达，身体强壮，胳膊和腿粗得就像是船上的桅杆。他的装备包括面罩、脚蹼，一块黑色的小三角塑料板，用尼龙带绑着的气罐，此外还有另一样关键的物件：一端带钩的长长金属耙。所见的一切无不带着浓浓的原始味，叫我吃惊不已。没有任何西方潜水员标准配备的刻度盘和仪器，没办法判断自己已经下潜到了多深的地方，不知道残存多少氧气。我的运气还稍微好些，至少有一只潜水电脑表，能让我知道我们到了水下多深的地方，以及在浮回水面的途中，我是否需要做安全停留以便减压。除此之外，我用的基本设备全都和沃利一样。

⊖ 1 英尺 = 0.3048 米。



还没开始下潜，我就觉得不大安全了。沃利的儿子从独木舟上递给我一口空气罐，他已经把罐子跟三角板连在了一起。他急匆匆地示意我把这东西绑在自己腰上。我生出一种不靠谱的可怕感觉。我下了水，他伸出手帮我把空气阀打开。正常来说，潜水员通过衔口从气罐里吸气，好维持跟地面上一样的呼吸。可我的这个衔口有故障，空气从气罐里直射出来。这套工具当然也能用，但要是正常潜水时它成了这样，我会浮出水面，把它修好，要不就换一套。沃利却只是耸耸肩，告诉我说，他的也是坏的，那意思就好像是在说，我应该赶紧跟上大家，凑合着用吧。我不太高兴。我可不光是有点临阵没了胆量。

沃利头一个往下潜，他没有四处张望。我喜欢慢慢地、稳稳地先潜上几英尺，好给自己些时间平衡双耳压力。要想避免耳膜受损，这至关重要，但沃利却全然没打算这么做。如果我不想在阴沉的水里跟他掉队，我得赶紧跟上才是。我转了个方向，让头朝着水底，用脚蹼踢着水，跟上了沃利。我飞快地朝潜水表瞅了一眼，知道我们已经潜到了6米。正在这时，没有任何预兆的，我的脑袋天旋地转，气罐衔口从我嘴里猛地扯了出去。气罐从尼龙扣里松开，往水面浮了出去，却没带上我！我置身水底6米，没了任何氧气。老实说，我也算得上是一个挺有经验的潜水员了，此时仍不由自主地恐慌起来。我休闲潜水差不多快15年了，还是头一次碰上必须紧急上浮的情况。我想起要慢慢上浮，免得用光了肺里的空气，也免得浮上水面时把肺给弄炸了——后一点当然更为重要。

回到水面上，我看见沃利的儿子正把我的气罐从水里捞起来。我身上仍然连着三角板。沃利的脑袋也很快露了出来，他朝我游过来，似乎很困惑。但他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向儿子吼了起来。我猜（至少我希望如此），沃利正在提醒儿子，捆绑尼龙带的技术可得加强啊。我爬回独木舟，解开三角板，重新拴好带子，之后又试着下了水。

接下来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潜水经历了。我第二次大头朝下往深水区潜，沃利潜得很快，就像是随时都会从我视线里消失一样。我的耳朵痛极了，还担心气罐再来一次单独返回水面的把戏。衔口不断从我嘴里漏气，我只好努力挣扎着保持呼吸频率。我一次次地查看潜水表，好确定自己没有潜到18米深（在此深度，如果出什么差错的话，我尚可以靠着紧急上浮安全返回）。我真不知道自己在手忙脚乱时是怎么设法抽空观察沃利干活的。

终于，我们在16米左右的深度停下来，沃利开始顺着暗礁的边缘挪动。虽说他每天都潜水，可他对这个环境似乎还是不太熟。他穿梭在岩石之间的裂缝之间，时不时地用珊瑚把自己固定住，好不被浪潮冲走。最后，他转过身来，示意我靠近些。我这才瞥到我们潜这么深的水是为了什么东西。影影绰绰的岩层下面，那个东西伸着两支长长的触角。

沃利把金属耙平放在海底的地面，小心地把它朝洞的深处伸去。那生物似乎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劲，想缩回洞里，但它缩得还不够远。等沃利的耙子伸到它身子下面，灵巧地



往外一拖，钩子就从耙子的末端伸出来，狠狠地扎进那生物腹部的肉里。它痛苦地扭动起来，在钩子上绝望地翻腾，直到沃利用另一只手把它从钩子上取下来，用耙子的尖头戳穿了它的脑袋。这下，它死得稳稳当当了。沃利小心地敲破了它的脑袋，将宝贵多肉的尾巴放进网兜，熟练地搭在肩膀上。沃利逮到了一只龙虾。

我给沃利打了个“OK”的手势，可他却全当没看见。接着，我又示意，我想回去了。他点点头，仿佛在说，“好吧。等会儿再见”。我真的感觉冷了起来，因为我们没穿潜水衣。我朝水面游去，为了保险，中途还做了减压停留，好让我的潜水表感觉自己发挥了作用。

我把气罐扔回独木舟，顺着船身划着水，很高兴不用像沃利那样继续待在水下。沃利的儿子谨慎地划着桨，观察着水面。留在独木舟上的人，在这里叫作“守船人”，他的任务是寻找水面上冒出的气泡，借此跟踪潜水员。这件事说起来可比做要难多了，25分钟后沃利浮上水面的时候，跟“守船人”所在的地方至少隔着100米。好在，这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沃利和守船人朝着彼此划去。沃利把气罐递给儿子。按潜水表的指示，他在水下待了差不多有45分钟。这本来是非常标准的休闲潜水——16米水深，45分钟。只要你在上升时做了减压停留，接着在水面上休息够一个小时，你在同一天里完全能够再来上一轮同样深度的潜水。如果你再休息两个小时，到了晚上，你还能安全地来上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

潜水。可就在比你阅读这段说明文字还短的时间里，沃利再次潜下了水，绑着一口新的气罐，而且，仍然是头朝下。这一回，他潜了近一个小时。

这一天，沃利整整下潜了 11 趟，可一次减压停留也没做过。安全停留只需要花上两分钟，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但从来没有人对沃利解释过这么做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对沃利解释过一天里下潜 11 趟不安全，以及深度表和气压计为什么能提高他的生存机会。他有工作要做，而他毫无疑心地干着这份工作。

回到岸上，许多迹象都在提醒你，这是一份多么危险的工作。卡贝萨斯港（当地人也叫它比尔维港），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座港口城市，沿着尼加拉瓜长长的白色海岸线修建起来。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加勒比城镇；涂得五颜六色的平房，屋顶是瓦楞铁皮，还有十来处硕大的白色教堂。

我和我在尼加拉瓜的联络人兼翻译，约翰·里维拉·哈德森（John Rivera Hudson）漫步在街头。他是个骨瘦如柴的矮个子光头，穿着一件黄色 T 恤。这件 T 恤对他来说太大了，像条裙子一样在他身上摇来晃去。他鼻尖上挂着一副圆形金属丝边框眼镜，脚下踏着亮粉色的卡骆驰凉鞋（Crocs）。“这些都是我妻子的。我们的尺码一样。”

我们顺着一条进城的柏油路一直往高处走，碰到了——一个明显有点跛的年轻人，紧接着，又碰到了另一个。城中心的